

יהושע בן נצרם מלך המשיח
JESUS NAZARETH BATH YE JOSEPH
JESUS NAZARETH BATH YE JOSEPH

王文斌 著

性爱崇拜 · 贞节崇拜 · 死亡崇拜大CT
XINGAI CHONGBAI · ZHENJIE CHONGBAI · SIWANG CHONGBAI

无畏的歌赞

——死亡崇拜之解剖

无 畏 的 歌 赞

——死亡崇拜之解剖

王文斌 著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1993 年 · 沈阳

(辽)新登字1号

无畏的歌赞

——死亡崇拜之解剖

Wuwel de Gezan

王文斌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市第一印刷厂印刷

字数:200,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frac{1}{2}$

印数:1—9,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那荣利

责任校对:刘涛

封面设计:赵多良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2416-1/C·165

定价:6.50元

目 录

第一章	神话传说中折射出来的死亡崇拜意识	1
一	盘古死而化生万物	2
二	精卫的超越之死	7
三	刑天的不屈之死	9
四	葛洪的仙逝	11
五	孟姜女的望夫死	12
六	奥西里斯的复生死	14
七	奈施克特的轮回解脱死	18
八	佛陀的涅槃	21
九	基督的受难	23
十	力士参孙的悲壮死	28
第二章	宗教的死亡崇拜理念	32
一	佛教的极乐世界说	33
二	基督教的天堂论	35
三	伊斯兰教的快乐主义	39
四	道教的成仙思想	42
五	神道教的长生不死观念	45
六	婆罗门教的业报轮回说	46

七	印度教的业报轮回与解脱信仰	48
八	摩尼教的光明王国论	49
九	犹太教的复活信仰	53
十	耆那教的解脱学说	54
十一	锡克教的解脱学说	56
十二	萨满教的转世观念	57
十三	原始宗教的死亡美学观	59

第三章 各民族的死亡崇拜意识

一	中国人的仁义意识	62
二	印度人的涅槃意识	68
三	希腊人的浪漫意识	70
四	希伯来人的崇高意识	73
五	日本人的忠君意识	77
六	阿拉伯人的享乐意识	82
七	蒙古人的英雄意识	85
八	朝鲜人的殉情意识	87

第四章 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死之美的

认识及作者的思考

一	苏格拉底	92
二	西塞罗	97
三	柏拉图	99
四	霍布斯	101
五	叔本华	102
六	尼采	108
七	培根	111

八	普罗提诺	112
九	蒙台涅	115
十	卢梭	118
十一	帕斯卡	119
十二	斯宾诺莎	120
十三	马尔库·奥勒留	121
十四	托马斯·布朗爵士	123

第五章 文学作品对死之美的讴歌 125

一	《死的胜利》	126
二	《卓娅》	127
三	《圣经》	130
四	《神曲》	134
五	《坎特伯雷故事》	136
六	《浮士德》	138
七	《失乐园》	144
八	《阿多尼》	147
九	《梨俱吠陀》	152
十	《夜莺颂》	157
十一	《当紫丁香最近在庭园中开放的时候》	158
十二	《曾根崎情死》	160
十三	《情死天网岛》	161
十四	《刀锋》	163
十五	《你往何处去》	165
十六	《梁山伯与祝英台》	167
十七	《京华烟云》	168

十八 《凤凰涅槃》	170
-----------------	-----

第六章 对死亡及死亡美的哲学考察..... 173

一 关于死亡与哲学的考察	175
二 关于死亡及其本质的考察	178
三 关于死亡与自我的考察	182
四 关于死与生的意义的考察	187
五 所谓不朽	193
六 关于复活	206
七 上帝之死	209
八 死亡与禁忌	216
九 自杀的正面意义	221
十 羯磨与再生	226
十一 非时空生命与非动物性生命	236
十二 万物有灵论的永久价值	243

第七章 死亡崇拜的形而上学体认..... 246

一 死亡的哲学欢愉	246
二 回归感与死亡美感	248
三 生命之神与大地之神的合一	249
四 死亡的悲剧精神	250
五 庄子死亡哲学	251
六 死亡的诗意化	253
七 死与爱的内在统一	255
八 人生不仅有生的壮丽，还有死 的美丽	258
本书主要参考书目	269

第一章

神话传说中折射出来的 死亡崇拜意识

必会枯烂的总要变成不朽的，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

——《新约全书·哥林多前书》

神话传说是一种原始文化。它也是在人们的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的人文结晶。生死文化与灵魂信仰，在神话传说文化中占据着重要席位，特别值得加以研究。

生死观念与灵魂永生信仰是人类古老的精神文化理念，透露着人类最原纯的心理、人生与情感的讯息。而死亡观念作为一种集体化的精神共识，也处处显示出人们对死亡的种种思想感情的认知。神话传说中就曾表映出对死亡的集体认同理念，其中不乏对死亡加以美赞的玄想和冥思。神话传说中折射出来的死亡观，大都是具有美赞意蕴的，这说明人类是偏重于提升死亡之价值的。神话传说中折射出来的对死之美的崇拜，更是对死亡所作的审美意义上的升华与浪漫举扬。

一 盘古死而化生万物

盘古神话是中国宇宙起源神话之一。它作为一种创世神话，歌颂了神性人格化的文化精英盘古的奇功伟绩，赞美了这位高级至上神的献身创造世界万物的至善作为。盘古本是一个图腾之神，后来变成了祖先之神，进而又成为化生万物之神或创造万物之神。盘古神话可说是表现精英伟业的精神文化之一例。从死亡美学的角度来说，盘古神话堪称是一份极有价值的文化史类资料，很有研究和参考价值。

有关盘古的神话，是呈递进态而发展至终的。最初的盘古神话是有关他诞生和成长内容的。《艺文类聚》卷一引《三五历记》之中，就载有如下一段有关盘古诞生与成长神话的文字：

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

宇宙万物之由来，这乃是一个极大而又极难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古代先民却以神话想象做出了种种解释。盘古神话就是这类神话想象式解释之一。由混沌之中出生的盘古，初时当是中国南方某个氏族的图腾，其形态为狗。《述异记》上载曰：

南海中有盘古国，今人皆以盘古为姓，则盘古亦自有种落。

所谓盘古国，其实应指盘古族。盘古族后来大大地发展了，并进而繁殖出了许多苗裔，其苗裔之一的瑶族，就一直崇奉着

盘古这位狗图腾之神。《岭表记蛮》载云：

狗王惟狗瑶祀之。……盘古为一般瑶族所虔祀，称之为盘王。

盘古即狗王，可见他原是一个狗图腾。盘古又称槃瓠，瑶族的《盘古圣皇榜文》（或称《评皇券牒》），就是讲的槃瓠的故事。《峒谿纤志》称苗人为槃瓠之种裔，指谓道：

苗人，槃瓠之种也。

《粤西琐谈》则明确指出盘古和槃瓠是一而二的，二而一的：

盘古本为苗人之祖，原为槃瓠之转。

应当指出，盘古最初当是以狗而为某一氏族的图腾的；图腾一般先演进为祖先神，然后再依次人格化并成为高级神，盘古也自当如此。高级神是受到人们夸饰的神，其神通大得无边，甚至于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盘古正是如此，因此他足以创造天地万物。但是，他是用献身之法来化生万物的。盘古之死意味着天地万物之创造的完成，他的死亡换来了一个创生的新世界，因此他死得伟大，死得荣耀，并因此而获得了提升的生命。盘古神话充分体现了虽死犹生的文化理念，热情讴歌了高尚的不朽的死亡。

关于盘古死而化生万物的神话，《述异记》上载曰：

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

《述异记》上还载文说：

秦汉间俗说：盘古氏头为东岳，腹为中岳，左臂为南岳，右臂为北岳，足为西岳。先儒说：盘古泣为江河，气为风，声为雷，目瞳为电。古说：盘古氏喜为晴，怒为阴。

在有关盘古死而化生万物的上古神话中，《绎史》卷一引

《五运历年记》中的载录文字最有代表性和颂扬倾向：

元气濛鸿，萌芽始兹，遂分天地，肇立乾坤，启阴感阳，分布元气，乃孕中和，是为人也。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里，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盘古的死是一种创造活动。唯有他的死亡，世界万物才得以因生化育，新丽的世界才能够最终形成且顿然生辉。盘古的死亡确是一种伟大的创造，这种创造无异于使盘古获得美丽的新生。盘古的新鲜丽美生命就根植于他的死亡之中。从一种死到又一种生，这的确是生的伟大，死的造化。盘古的死亡具有美学上的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与价值，堪称美艳卓绝，秀丽壮伟。

美丽的盘古死亡神话，其壮其美，其因其果，似乎完全可以跟印度的自在神神话比美争艳。这类神话所表现出来的死亡美学意识，实际上是人们心中萌生的朴素纯美的物物相化意识，是将自然的伟大创造加以升扬美化的精神文化理念。物物相化的意识，既赋有理性化的辩证性，又赋有朴美化的唯物性。盘古死而化生万物的神话即是闪射着辩证唯物性的美丽光芒的神话。

盘古的死亡意味着世界万物的生成。正如《述异记》上所记述的那样：“昔盘古氏之死也，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由于盘古的这些死亡创造，盘古被抑为世界万物的始祖，几乎等同于万能的造物上帝。《述异记》上肯定了盘古的造物主身份，一本正经地说：

盘古氏，天地万物之祖也，然则生物始于盘古。

瑶族神话资料《过天榜》上也载文说：

昔时上古天地不分，世界混沌，乾坤不改，无日月阴阳，不分黑白昼夜，是时勿生。我盘古圣皇首先出身置世，凿开天地，置水土，造日月阴阳。

盘古死而化生万物，使他的死亡带上了壮美鲜活的色彩，正因为如此，人们永远地在歌颂他的死亡即创造，并且深切而崇敬地缅怀着他，甚至铭记和传诵着他的“生日”。例如，《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二就声称：

荆州以十月十六日为盘古生辰。

粤西一带则相传说盘古生辰是六月初二或七月初七。

为了纪念盘古的伟大壮丽的死亡和创造，歌颂他死而化生万物的光辉业绩，人们自古就传说着他的“遗迹”，非常虔诚敬仰地为他修祠立庙，以供人朝拜请愿。《述异记》上载曰：

今南海有盘古氏墓，亘三百余里。俗云：后人追葬盘古之魂也。桂林有盘古氏庙，今人祝祀。

《两般秋雨盦随笔》卷二著文说：

始兴县南十三里，有鼻天子陵。重修《始兴县志》，断为盘古之墓。……郴州有盘古仓。会昌有盘古山。湘乡有盘古堡。零都有盘古庙。

《路史·前纪一》罗注曰：

广陵有盘古冢、庙。……而今成都、淮南、京兆皆有庙祀。

《录异记》也记述说：

广都县有盘古三郎庙，颇有灵应。

《元史·祭祀志》也说：

至元十五年四月，修会川县盘古祠祀。《明史·锡兰传》又称：

……侧有大山，高出云汉，有巨人足迹，入石，深二丈，长八尺，云是盘古遗迹。

《北游录·纪程》还著文说：

（青）县南七里有盘古沟。相传盘古氏冢在水中，石棺铁锁系之，或隐或见。沟北岸立庙。

以上这些，都是纪念盘古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了对盘古伟大和美丽之死的敬拜诚意。由于盘古有化育创造万物的功德和能力，所以人们还常常虔诚地向他求福请愿，希冀保佑。《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七六著文说：

衡人赛盘古，重病及仇怨，皆祷祀。今讹为“盘鼓”。赛之日，以木为鼓，圆径一斗余，中空，两颈大，四尺者谓之长鼓，二尺者谓之短鼓。巫有帛，长二、三丈，画盘古而下，以至三皇，无所不有，尽县之长竿。鸣锣、击鼓、吹角，有巫一人，以长鼓绕身而舞。又二人，复以短鼓相向而舞。怨仇重者，夜至野地灭烛，谓之盘黑鼓。

《岭表纪蛮》十分细致地讲道：

盘古为一般瑶族所虔祀，称之为盘王。瑶人以为人之生死寿夭贫贱，皆盘王主之。故家家供其木主，片肉卮酒，必享王而后食。天旱祷盘王，舁王游田间，视禾稼，虽烈日如火，不敢御伞，冀王之怜而降雨也。

《粤西琐谈》更郑重而绘声绘色地写道：

祀先之礼，苗人最重。洞穴之中，时有崇弘壮丽，榜为盘古庙者，中祀盘古，天皇、地皇、人皇以次相附。武宜境内亦有之。每届六月初二，相传为盘古生辰，远近数百里间，凡汉、苗无论男女老幼，莫不奔走偕来。

盘古的神话传说不仅展现了中国上古先民的广阔的活动

领域，广泛的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概括事物的才能，与丰富的思维想象力；而且还显示了他们劳动创造世界的宏伟作为与巨大力量，表达了他们驾驭宇宙万物的雄心壮志。从死亡美学的角度看，盘古神话热情讴歌了伟大的献身创造精神，升扬和赞美了极有新生意义的死亡，将死亡的价值提升到了最顶点，使死亡表现出一种崇高至美的蕴情和气势。盘古的死亡是壮美瑰丽的。盘古的献身造物精神更是永放光芒的。盘古因其伟大壮美的死亡，必将永受美赞，万古如斯！

二 精卫的超越之死

据神话资料讲，炎帝的女儿名叫女娃，她在东海淹死之后即化为精卫鸟；为了报仇，她每天都从西山衔来木石，用以填平东海。精卫填海的神话传说即由此产生。精卫之所以下决心填平东海，是由于她就为其所害而死于其中；而填海的行动则又表明：她死得虽然不幸，但化生的生命却充满斗志，她以恒劲的力量填平了大海，使死亡具有了追加的价值，变相和直接地超越了死亡的自然本义。精卫的死是一种超越之死，值得人们讴歌颂赞。

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是一幕人类与溺人的水害斗争的悲壮剧，盛赞了人类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最终的伟大胜利，提升了人类为此而付出的生命的价值，并使悲壮的牺牲有了超越意义。记述精卫化生与填海壮举的传奇文字，详细地辑录在《山海经》和《述异记》中。《山海经·北次三经》载文曰：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诃。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

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

《山海经·北次三经》吴任臣《广注》引《律学新说》又著文传述和指出：

伞盖山西北三十里曰发鸠山。山下有泉，泉上有庙，浊漳水之源也。庙有象，神女三人，女侍手擎白鸠。俗言漳水欲涨，则白鸠先见，盖以精卫之事而传会之也。

精卫神话在《述异记》中似乎又有所发展和延伸。《述异记》卷上载文称：

昔炎帝女溺死东海中，化为精卫，其名自呼。每衔西山木石填东海。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

一名鸟市，一名冤禽，又名志鸟，俗呼帝女雀。

精卫的前身女娃曾经淹死在东海，于是精卫发誓不饮其水，这当是精卫神话在后来发展成的样态；而所谓“偶海燕而生子，生雌状如精卫，生雄如海燕”，则无疑是一些附会、多余之辞，同精卫故事本身并无多大联系，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从神话文化的角度看，精卫也是由死亡化育成新鲜生命并且以此作为超越旧有生命的可靠保障。在精卫填海的神话故事中，美丽的形态与不幸的命运，悲死的生命与超越的魂魄，娇小的身材与坚毅的性格，壮伟的行动与顽强的斗志，这些全都集中于精卫的形象里，整体地织成了一幕撼人心弦的悲壮剧。一只小小的鸟儿，面对着广阔无垠的沧海，毫无畏惧之心，毫无退却之意，朝朝暮暮口衔木石，时时刻刻投向海中，一心一意要填平沧海，以报淹死之仇，并使沧海再也不能溺杀别人。从死亡美学的角度来说，这确是超越了死亡为生命的全新升举。死后化生的生命是对死亡的生物学意义

上的超越，填平沧海的伟大志向则是对死后生命之价值的再度超越；有了这两种意义上的超越，女娃的死亡便有了追加性的美学质髓特色，精卫的填海壮举也拥有了伟美的特点。精卫的生命是二级式跳跃升华的，每一级跳越升华就表明实现了一种超越。精卫的前身女娃因着精卫的化生而实现了对死亡的超越，而精卫的生命意义的升举和实化更使这种对死亡的超越达到了顶峰状态。对死的超越意味着对生的复归，对生命价值的高扬乃是对生存意义的举升。女娃的死是超越的死，精卫的生是永生的生。如果说精卫也有生理死亡，那么其精神终将是不会死的。精卫因着精神的不死性而将虽死犹生，活魂永存。精卫的死亡必将是美丽崇高的超越之死！

三 刑天的不屈之死

刑天神话是反天帝神话，它所折射的是奴隶起义；它所反映的死亡美是一种不屈之美，正是由于人们盛赞刑天的不屈之死，才编造出刑天死后依旧斗志不减，奋勇抗争的神话故事来。让死后的刑天不死再生，拿着武器挥舞战斗，这本身就表明了人们敬佩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英雄的心理倾向。不屈服是一种英雄本色，不屈之死因而也是一种英雄之死。英雄之死都是可歌可泣的，有着悲壮之美的。刑天的不屈之死作为一种英雄之死，同样是可歌可泣、悲壮美丽的。

刑天神话充分讴歌了英雄特色的不屈之死。将刑天的不屈之死加以美化和提升，使其成为一种死亡美学的收纳具像，这确是表明了人们感撼于不屈精神和美赞不屈之死的心理定势与文化观照。关于刑天不屈之死的神话，《山海经·海外西经》载云：

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

《淮南子·地形训》高诱注在注解“西方有形残之尸”一句时说：

形残之尸，于是以两乳为目，腹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断其手后，天帝断其首也。

《古小说钩沉》辑《玄中记》沿袭以上说法载道：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

刑天果真是一个勇于斗争的大英雄。他从不屈服，就连掉了脑袋之后也仍然坚持斗争，充分表现出了宁死不屈的精神风貌。刑天的宁死不屈的精神，使得人们大为感动，非常敬佩，于是他被死而复生化了：虽然他失去了首级，但他并没有因此死去，也没有放下武器，而是“猛志固常在”，无头而活，坚持着战斗，不达目的，绝不甘休。刑天的不死和不屈，实际上是他精神的写照和映现，正是由于不屈精神的永活性，刑天才得以永远不死，恒久斗争。

刑天是坚定壮伟、不屈无畏的英雄斗士的典型。其宏伟壮志与英雄气概，实堪敬仰。其不怕牺牲，永不屈服，韧性斗争，誓夺胜利的英勇行动和伟大精神，高度地概括了这位斗士的英雄行为与崇高品德，真可惊天地而泣鬼神。刑天的死是不屈的死，刑天的生是永生的生。刑天精神永存！

刑天因其不屈之死而永久恒活。这种永久恒活将刑天的不屈之死提升到了美学的意识高度，成为一种审美客体，而恒美于死亡美学的具像之列。由于不屈之死的恒美性和永活性，刑天永垂不朽，刑天精神万古长青。后世曾有人传称：

昔科尔沁台吉达尔玛达都，尝猎于漠北深山，遇